

薛己治疗茧唇验案探析

吴小明

浙江中医药大学, 浙江 杭州 310053

[关键词] 茧唇; 唇癌; 医案; 薛己

[中图分类号] R249.2/7 [文献标志码] B [文章编号] 0256-7415 (2016) 01-0181-02

DOI: 10.13457/j.cnki.jncm.2016.01.082

茧唇, 因其外形似蚕茧而得名, 与现代肿瘤学唇癌的临床表现高度一致^[1]。本病多发生于下唇, 为无痛性局限性硬结, 或如乳头及蕈状突起, 溃烂后翻花如杨梅。茧唇是目前常见的口腔恶性肿瘤, 其发病率占所有口腔肿瘤的第3位, 现代医学多采用放疗、化疗及手术疗法。中医古籍中对此认识较早, 如明代著名医家薛己所著口腔专著《口齿类要》中, 即收载茧唇医案11则。茧唇虽属中医外科范畴, 但薛己多从内科方法治疗, 以补益脾胃为主。这一诊疗经验, 有助于中医辨证施治茧唇时, 能不被西医恶性肿瘤的诊断所局限和吓阻, 而致束手束脚。

案一: 州守刘克新患茧唇, 时出血水, 内热口干, 吐痰体瘦, 肾虚之证悉具, 用济阴地黄丸, 年许而愈。

分析: 本案茧唇, 时出血水, 又有内热口干, 吐痰体瘦之症, “肾虚之证悉具”, 故薛己治以济阴地黄丸。一般认为, 济阴地黄丸方剂来源于明·王肯堂《证治准绳·类方》, 实际上薛己在《口齿类要·茧唇》附方中, 即载济阴地黄丸“治阴虚火燥, 唇裂如茧”。方由熟地黄、山茱萸、山药三味, 加麦冬、五味子, 增加养阴生津之功; 加枸杞子、菊花, 加强养阴平肝之力; 又加当归补血, 肉苁蓉、巴戟天温补肾阳。该方组成, 体现了薛己即使是养阴之法, 也以温化为要, 即“阳旺阴生”之理。

案二: 一儒者因劳役感冒, 唇生疮, 或用四物加黄柏、知母之类而愈。后复作, 彼仍用前药, 益甚。腹中阴冷, 余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、半夏, 治之而愈。

分析: 前者用四物加黄柏、知母以治唇疮, 即朱丹溪滋阴降火之法。后复发, 用前药益甚, 是因病情已有不同, 盖腹中阴冷, 为中气伤损, 脾胃生寒, 故薛己用补中益气为主治, 加茯苓、半夏者, 是仿二陈之意, 恐脾虚不运, 使水湿停留, 凝聚为痰也。药证相符, 故治之而愈。

案三: 儒者杨国华, 因怒, 唇口两耳肿痛, 寒热, 余谓怒

生热, 热生风, 用柴胡山栀散, 数剂而愈。

分析: 因怒而起, 致唇口两耳肿痛, 发寒热, 是肝胆之火循经上扰, 故薛己谓“怒生热, 热生风”。但在其《口齿类要·茧唇》附方中, 并无柴胡山栀散方, 而是记载了柴胡清肝散“治肝经怒火, 风热传脾, 唇肿裂, 或患茧唇”, 方剂组成: 柴胡、黄芩、黄连、山栀子、当归、川芎、生地黄、升麻、牡丹皮、甘草。并在其方后说“若脾胃弱, 去芩、连, 加白术、茯苓”, 体现了薛己重视脾胃的思想。

案四: 一男子素善怒, 唇肿胀, 服清胃等药, 时出血水, 形体骨立。余用补中益气加半夏、茯苓、桔梗, 月余唇肿渐消, 元气渐复。又以四物加柴胡、炒栀、牡丹皮、升麻、甘草数剂, 乃去栀加参、术而痊。

分析: 患者服清胃等药, 致寒凉败胃, 中气亏损, 故薛己以补中益气加半夏、茯苓、桔梗, 月余唇肿渐消, 元气渐复。因怒而发, 然病久血虚生热, 故又以四物加柴、炒栀子、牡丹皮、升麻、甘草。数剂之后即去山栀而加参、术, 是薛己时时顾护脾胃之意。

案五: 一妇人怀抱久郁, 或时胃口嘈辣, 胸膈不利, 月水不调而衰少, 日晡发热, 食少体倦, 唇肿年余矣。余用归脾汤如姜汁、炒黄连、山栀, 少佐吴茱萸, 嘈辣顿去, 饮食少进。乃去黄连, 加贝母、远志, 胸膈通利, 饮食如常, 又用加味逍遥散、归脾汤, 间服百余剂, 月水调而唇方愈。

分析: 薛己在《口齿类要·茧唇》附方中指出, 归脾汤“治思虑伤脾, 血耗唇皱, 及气郁生疮, 咽喉不利, 发热便血, 盗汗晡热等症”。本案患者怀抱久郁, 日晡发热, 月水不调而衰少, 食少体倦, 加之或时胃口嘈辣, 胸膈不利, 正是血虚气郁之象。故用归脾汤加味。一俟嘈辣去, 即去“黄连”, 还是顾及脾胃之意。后用逍遥散疏肝健脾解郁, 归脾汤补益心脾, 交替间服百余剂, 月水调而唇方愈。

案六: 一妇人怀抱久郁, 患茧唇, 杂用消食降火, 虚症悉

[收稿日期] 2015-06-01

[作者简介] 吴小明 (1966-), 男, 副教授, 研究方向: 中医医家学术思想及诊疗经验的研究。

具，盗汗如雨，此气血虚而有热也。用当归六黄汤，内黄芩、连、柏俱炒黑，二剂而盗汗顿止。乃用归脾汤、八珍汤兼服，元气渐复。更以逍遥散、归脾汤，间服百余剂而唇亦瘥。

分析：本案患者因杂用消食降火之剂，致虚症悉具，盗汗如雨，证属气血虚而有热，故薛己先用当归六黄汤治盗汗，其中黄芩、连、柏俱炒黑者，既可增其收敛之功，又可减其寒凉之性。后以归脾汤、八珍汤补益心脾气血，元气渐复；更以逍遥散、归脾汤间服，缓缓收功。

案七：一妇人唇裂内热，二年矣。每作服寒凉之剂，时出血水，益增他症，余用加味清胃散而愈。后因怒，唇口肿胀，寒热而呕，用小柴胡，加山栀子、茯苓、桔梗，诸症顿愈，复用加味逍遥散而康。

分析：薛己在《口齿类要·茧唇》附方中说，清胃散“治胃火血燥唇裂，或为茧唇，或牙龈溃烂作痛”，加味清胃散“即前方加芍、芎、柴胡，治脾胃肝胆经热”。脾胃肝胆经热，必伤阴血，而方中生地黄、当归、芍药、川芎正是四物可补阴血。后因怒，唇口肿胀，此为肝胆经热侮脾土，故寒热而呕，薛己治以小柴胡汤，加山栀子、茯苓、桔梗，其中人参、茯苓、甘草即是补益脾胃要药。

案八：一妇人善怒，下唇微肿，内热体倦。用化痰药，食少作呕，大便不实，唇出血水；用理气消导，胸膈痞满，头目不清，唇肿经闭；用清胃行血，肢体愈倦，发热烦躁，涎水涌出。余曰：此七情损伤肝脾，误行克伐所致。遂用济生归脾汤，食进便实；用加味逍遥散，肿消热退；用补中益气汤，脾健涎止。后因怒，寒热耳痛，胸膈胀闷，唇焮肿甚。此怒动肝火，而伤阴血，用四物合小柴胡加山栀顿愈。又因怒，胁乳作胀，肚腹作痛，呕吐酸涎，饮食不入，小水不利。此怒动肝木而克脾土，用补中益气加川芎、芍药而愈。又劳役怒气，饮食失节，发热喘渴，体倦不食，下血如崩，唇肿焮甚。此肝经有火，不能藏血，脾经气虚，不能摄血，用补中益气加炒黑山栀、芍药、丹皮而愈。

分析：本案先或化痰药，或用理气消导药，或用清胃行血药，皆攻伐之剂，而肝脾之损伤加重。故薛己用归脾汤补心脾，食进便实；加味逍遥散“治肝脾有火血虚”^[1]，而肿消热退；用补中益气汤治“中气伤损”^[2]，而脾健涎止。后怒复发，是“怒动肝火，而伤阴血”，故用四物汤合小柴胡加山栀而顿愈。后又“怒动肝木而克脾土”，故用补中益气加川芎、芍药而愈。最后，劳役怒气，饮食失节，致“发热喘渴，体倦不食，下血如崩，唇肿焮甚”，薛己用补中益气汤加炒黑山栀子、芍药、牡丹皮而愈。正是病虽不变，而证万变；证万变则方药亦随之变；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总以肝脾气血为根本之治。

案九：一男子内热作渴，咳唾痰涎，大便干涩，自喜壮实，问治于余。余曰：此脾肾阴亏阳旺之症，当壮水之主。不信，自服二陈、芩、连之类。次年下唇渐肿，小便赤涩，执守前药，唇出血水，大便黑块，小便淋漓，请余往治。余曰：大便结黑，小便淋漓，肝肾败也；唇口肿白，脾气败也；辞不赴，竟歿。

分析：本案患者内热作渴，咳唾痰涎，大便干涩，本属脾肾阴亏阳旺之症，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。但患者不信，妄行攻击，竟歿。正合薛己所曰：“妄用清热消毒之药……反为翻花败症矣”^[3]。

案十：一妇人月经不调，两足发热，年余而后身亦热，劳则足腿酸疼。又年余，唇肿裂痛。又半年，唇裂出血，形体疲倦，饮食无味，月水不通，唇上肿如黑枣。余曰：此肝脾血虚火症。彼不信，用通经等药而死。

分析：两足发热，年余而后身亦热，劳则足腿酸痛，以及之后的形体疲倦，饮食无味，月水不通，唇上肿如黑枣，都是肝脾血虚火热之候。薛己指出：“大凡血虚之症，或气虚血弱，或阳气脱陷，或大失血以致发热、烦渴等症，必用四君、归、芪或独参甘温之剂，使阳旺则阴生，其病自愈，若用寒凉降火乃速其危也”（薛注《妇人良方·卷二·〈通用方〉序论第四》）。对血虚发热之症，温补阳气，调治肝脾，是薛己论治的特点。惜患者不信，竟死。

案十一：一妇人善怒，唇肿，或用消毒之药，唇裂出血，年余矣。余曰：须养脾胃滋化源，方可愈。彼执用前药，状如翻花瘤而死。

分析：薛己对茧唇的治疗，多从脾胃论治。他在《口齿类要·茧唇》中开篇就说：“《内经》云：脾气开于口。又云：脾之荣在唇。盖燥则干，热则裂，风则瞶，寒则揭……大要审本症察兼症，补脾气，生脾血，则燥自润，火自除，风自息，肿自消。若患者忽略，治者不察，妄用清热消毒之药，或用药线结去，反为翻花败症矣”^[4]。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，治唇茧从滋化源立论，正是薛己的治疗最大特色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陈群伟,石倩玮,周俊,等. 中医外科古籍中“失荣”“乳岩”和“茧唇”的证治特点[J].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0, 12(7): 96.
- [2] 薛己著,木燕子校注. 薛氏医案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1: 333- 347.

(责任编辑: 骆欢欢)